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经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二千八百四十八 經部

御定孝經衍義卷六十二

天子之孝

論官材

臣按古之取人者以其所以教者取之而已其教國子教萬民皆以孝也於萬民曰孝行於國子曰孝德以有精麤之異焉夫其在鄉學之中族師黨正所得而書者必其有某事具事可稱舉也及其

升于大學則與世胄無異法矣故不獨紀其孝行而又教之以孝德則極之于視無形聽無聲跬步不忘之際內外本末交養成就然後升於司馬司馬又從而辯其才之所宜故六卿之屬罔非民譽六官之典無或廢替也興廉舉孝任漢猶為近古然非有教成之才故無得人之盛後世設科待士日求之於語言文字之間雖屢更其法終無與行己居官之善敗者也雖欲去語言文字之科而復

於鄉舉里選之制亦未得為大復古也其所以教
者非古之法也經曰夫孝德之本也教之所由生
也所以教之者在是所以取之在是也尚猶難且
慎於官之爵之祿之敬之至也而後世乃欲以一
日之文義偶當于理而輕以畀之乎雖復合之于
鄉評清議其果公無私者乎此臣所以必欲窮其
源也故官材之與學校相為表裏始終皆以廣敬
述論官材而銓選官制考課之法則繼事之當敬

者也故以類附焉履二盡六幽貞高尚致之以禮

其敢慢焉故又附以舉逸

禮記王制凡官民材必先論之論辯然後使之任事然

後爵之位定然後祿之

命鄉論秀士升之司徒曰選士

司徒論選士之秀者而升之學太學曰俊士

升于司徒者不征力役于鄉升于學者不征于司徒曰造

士成也

陳澔集説曰既升于司徒則免鄉之徭役而猶給役于司徒及升國學則并免司徒之役矣

大樂正論造士之秀者以告于王而升諸司馬曰進士

孔穎達疏曰司馬掌爵祿但入仕者皆司馬主之

司馬辯論官材論進士之賢者以告于王而定其論論定然後官之任官然後爵之位定然後祿之

孔穎達疏曰大樂正論造士之秀者以告于王王必以樂正所論之狀授之司馬司馬得此所論之狀乃

吏論辯之覲其材能高下知其堪任何官是凖擬其官以其材故云官材也司馬辯論之後不堪者屏退論量進士賢者以告于王而正定其論各署所長若長于禮者署擬于禮官長于樂者署擬于樂官既論定之然後試之以所能之官堪任此官然後爵命既受爵命使有職位然後與之以祿

臣按陳澔集說凡官民材者兼萬民而言之司馬辯論官材者論國中之士也古者鄉學教庶人國

學教國子及庶人之俊而其仕進有二道鄉學秀者之升曰選士國學秀者之升曰進士其選士者不過用為鄉遂之吏而選用之權在司徒也其進士則必命為朝廷之官而爵祿之其權在大司馬此鄉學國學教選之異所以為世家編户之别然庶人仕進者亦是二道可為選士者司徒試用之此其一也司徒升之國學則論選之法與國子弟同矣此其二也故有選士之造者有俊士之造者

選士之造不征于鄉俊士之造不征于司徒優賢之典亦異也其前一條為于萬民之士論其造者後一條于國中之士論其造者其司馬之所論定則又兼諸侯所貢于王之士而言

周禮夏官司馬司士以德詔爵以功詔祿以能詔事以久奠食

賈公彥釋曰云以德詔爵以功詔祿者據賢者試功之後其德堪用乃詔王授之以正爵有功乃詔王授

之以正祿也云以能詔事以久奠食者奠定也據能

者先試之以事事成乃定以稍食其能堪用乃後亦

詔授之以正爵祿稍食也者月給食不併給

臣按司馬辯論官材掌爵祿故有司士屬焉釋云

正爵正祿者試以某官即支幾品俸即真之後位

定祿自定矣非前此徒任之以事而不給以食也

抑先王以司馬辯論官材而以司徒教習車甲則

知所論非獨文所教非獨武也故其出也其比長

鄉大夫即為伍長軍帥其入也伍兩卒旅師軍還為比閭族黨州鄉豈有文武可分為二途哉後世乃謂儒者不知兵而更設武科以取士去古遠矣周漢以降設科取士其目猥多各以其著者為類究其終始以備觀覽焉

漢文帝十二年詔曰孝弟天下之大順也力田為生之本也三老衆民之師也廉吏民之表也朕甚嘉此二三大夫之行令萬家之縣云亡應令者豈實人情是吏舉

賢之道未備也

武帝元光元年冬初令郡國舉孝廉各一人初董仲舒對策曰臣愚以為使諸列侯郡守二千石各擇其吏民之賢者歲貢各二人故州郡舉茂材孝廉皆自仲舒發之

元朔元年詔曰朕深詔執事興廉舉孝今或闔郡不薦一人是化不下究而積行之君子壅於上聞也

馬端臨曰詔旨皆以人才之遺佚咎在公卿之蔽賢

至立法以論其罪後來之法嚴繆舉之罰而限其塗轍者有之矣未有嚴不舉之罰而責以薦揚者也葢古之稱賢能者皆不求聞達之士而後世之干薦舉者皆巧於奔競之人故法之相反如此國家待士之意固薄而士之不自重深可慨也

又曰漢時詔郡國舉薦人才賢良方正與孝廉二科並行然賢良一科文帝與武帝時每對輙百餘人又徵詣公車上書自鬻者以千數而孝廉之選文帝之

詔以為闔郡不薦一人盖賢良則稍有文墨材學者可以充選而孝廉則非有實行可見者不容繆舉故也

順帝陽嘉元年尚書令左雄議改察舉之法限年四十以上儒者試經學文吏試章奏胡廣駁之詔從雄議

二年大史令張衡對策言自初舉孝廉迄今二百歲矣皆先孝行行有餘力始學文法辛卯詔書以能章句奏案為限雖有至孝猶不應科此棄本而取末曾子長於

孝然實魯鈍文學不若游夏政事不若冉季今欲使一人兼之苟外有可觀内必有闕則違選舉孝廉之志矣漢安二年尚書令黄瓊以前左雄所上孝廉之選專用儒學文吏於取士之義猶有所遺乃奏增孝弟及能從政者為四科

馬端臨曰按西漢舉賢良文學則令其對策而孝廉則無對策之事葢所謂賢良文學者取其忠言嘉謨足以佐國宗論閎議足以康時故非試之以對策則

無以盡其材若孝廉則取其履行而非資其議論也今亦從而有試焉則所謂孝廉者若何而著之於篇乎又況左雄所言諸生試家法文吏課牋奏則又文之靡者去賢良所對尚復遠甚而何以言孝廉乎雄又言郡國孝廉古之貢士出則寧民宣協風教若其面墻則無所施用愚以為真實孝廉之人豈有不學墻面之理而以家法牋奏應選者又豈可遽許以學古入官之事也然史言雄立此法之後濟陰太守胡

廣等十餘人皆坐謬舉免黜唯汝南陳蕃潁川李膺下邳陳球等三十餘人得拜郎中自是牧守畏慄莫敢輕舉則知當時孝廉一科濫吹特甚於文墨小技尚未能精通固無問其實行也科以孝廉名而猶如此則其它可知王荆公安石言文章始隋唐進取歸一律安知鴻都事竟用程人物漢靈帝時待制鴻都門下者本頗以經術相招後諸為尺牘及工書鳥篆者皆加引召遂至數十人嗚呼其來久矣非始於隋唐也

臣按先王論材之法即教士之法以其所以教者取之而已矣故司徒三物教萬民則曰孝友睦婣任恤師氏三德三行教國子則曰孝德孝行大司樂教樂德則曰中和祗庸孝友自始學以迄於大成不離於是者也而其自鄉而司徒而樂正而司馬德事言藝莫上於德可不謂之以其所以教者取之也歟漢之舉孝猶為近古然而教法廢矣徒曰以吾所取者在是是亦所以立教也云爾西都

之初賢良對策孝廉不試文藝賢良自炫鬻詰闕下者以千數而孝廉應令者盖寡亦可見重其選難其人徵實行而不務浮華非後世設科取士之意也不舉孝以不敬論不察廉免孝之與廉當是各為一科也然當時所重者蔽賢之戮而卒乃反之為坐濫舉之罪豈非世變使然乎東都則合為一科而又試文如後世之科舉矣辛卯之詔盖從左雄之議也雄建言先試之于公府又覆之于端

門其于虛實之論似已審矣然其所試者何耶章
句也奏案也抑何其髙視章句奏案耶夫名曰舉
孝廉而實以章句奏案為限雖有至孝猶不應科
是所以教之之實于其所以取之之名又相違矣
天下之士安得而不背本趨末哉雖然詔旨固為
失之而張衡亦未為知言也彼章句奏案古之士
自通小學者皆能之而司馬之為辯其論語于郊
亦是考課其言也天下豈有不通小學之孝廉哉

晉元帝時以亂離之際欲慰悅人心州郡秀孝至者不試普皆署吏尚書陳頵言宜循舊制試以經策仍詔不中科者刺史太守免官於是秀孝皆不敢行其有到者亦皆托疾比三年無就試者諺曰舉秀才不知書察孝廉父别居彼舉者固不以實而應之者以奔競得之兾僥倖于不試而授官然後知古人之敷奏以言者亦所以防奸偽也則夫古之以德進者之非徒德也况乎章句奏案之至

淺鮮者乎僅能章句奏案而已尚未足以當事舉
言揚之選也況以德進者乎舉孝廉而不能通章
句不能為奏案不學墻面雖或至行可嘉而愚魯
至此亦不過賜以粟帛復之田畝豈可使之典城
牧民當日詔旨若云興廉舉孝非務浮華有德有
言辭達而已自今但以能章句奏案為限毋以論
説馳騁則得之矣。

唐太宗貞觀十八年引汴鄜諸州所舉孝廉賜坐于御

前上問以皇王政術及皇太子問以曾參説孝經並不能答太宗謂曰昔楚莊王言事羣臣莫逮退而有憂色朕發詔徵天下俊異纔以淺近問之咸不能答海内賢哲將無其人耶朕甚憂之

宋太祖開寳九年詔翰林學士李昉等於禮部貢院同閲諸道所觧孝弟力田及其才武者凡七百四十人試問所習之業皆無可採而濮州以孝弟薦名者三百七十人上駭其頗多乃召問于講武殿率不如詔猶自陳

素習武事復試以騎射輙顛隕失次上顧曰止可隸兵籍皆呼號乞免乃悉令退去詔劾本部官司濫舉之罪

臣按馬端臨曰以孝廉或孝悌名科蓋取其平日之素履固難于一閱試之頃而知之也然自東漢以來孝廉遂爲取士科目之通稱不復有循名責實之舉不過試以文墨小技而命之官至倥偬之際則并不試文而悉官之矣隋唐而後始有進士明經等科士之精華果銳者皆盡瘁于記問詞章

聾病帖括之中其不能以進士明經自進者皆椎朴無文之人遂欲別求進身之塗轍故竇緣州郡以應詔舉詳史所載二帝所以詢訪之者固非僻書而已不能答則其無所抱負可知臣以是思先王官材教士之法慮之至詳而求之至勤也孝弟之道通于神明而其初不過洒掃應對之末節至于詩書六藝之文不過以其餘力學之而已而古人之文則非後世之文之所能及也豈非根本枝

葉之相反使然歟西漢之不使孝廉對策蓋有以也然自左雄建議儒通章句吏能奏案其事至淺而當時猶有罷黜者或者賢良一塗收其才俊而孝廉者皆椎魯無文之人歟貞觀開寶之間乃欲拔雋異于不能應進士明經之餘輩宜其陋至於斯也

以上孝廉

漢文帝二年詔曰迺十一月朔日有食之二三執政舉

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者以正朕之不逮

臣按策賢良自此始矣晁錯傳言詔有司舉賢良文學士錯在選中對者百餘人惟錯為高第葢錯未舉賢良時已為太子家令上書言事則賢良固以災異舉故以直言極諫為名而見任職官黄衣草澤並許應詔葢亦非歲歲舉行也其後既為取士之一科而大中祥符間有言漢舉賢良多因兵荒災變詢訪時政闕失國家受瑞建封不當復設

此科斯真獻諛之臣矣

武帝初即位舉賢良文學之士前後百數而董仲舒以賢良對策天子覽其對而異焉乃復策之對畢復策之遂以為江都相時四方士多上書言得失自衒鬻者以千數其不足采者輒報聞罷

臣按漢武帝策問董生殷勤反覆既而罷黜申韓蘇張之說及令郡國興廉舉孝皆行董生之言也蓋當時報罷者甚多而葉夢得乃謂對者皆須選

但有高下無黜落殆不其然也

昭帝始元六年詔有司問郡國所舉賢良文學民所疾苦議罷鹽鐵榷酤

馬端臨曰自孝文策晁錯之後賢良方正皆承親策上親覽而第其優劣至孝昭年幼未即政故無親策之事乃詔有司問以民所疾苦然所問者鹽鐵均輸榷酤皆當時大事令建議之臣與之反覆詰難講究卒從其說為之罷榷酤然則雖未嘗親奉大對而其

視上下姑相應以義理之浮文者反為勝之國家以科目取士士以科目進身者必如此然後為有益于人國耳

臣按策賢良至於反覆詰難卒從其說可謂不負其求之之詔而賢良亦不肯少移其說以阿執議之大臣可謂不負應詔之初心者也

晉武帝時阮种與郤詵王康對策俱居上第即除尚書郎然毀謷之徒或言對者僥緣假托帝乃更延郡士庭

以問之詔曰前者對策所問未盡子大夫所欲言故復延見其具陳所懷种策奏帝親覽焉又擢為第一轉中書郎

臣按漢之於董仲舒晉武帝之於阮种皆策之至於再三至如公孫弘在下第而擢居第一种居上第而仍擢第一葢拔之疇人之中而衆然為首雖以空言取之而君臣契合以是為階非若後世付之有司而視以文具也唐憲宗元和三年策賢良

牛僧儒皇甫湜李宗閔等以直言忤權倖考官坐是貶黜文宗太和二年劉蕡對策切直不避貴近考官不敢以之上聞宰臣不敢為之明白馬端臨以為由天子素無親覽之事故此輩得以刼制衡鑑之人誠哉言也如二武之再三親策斯亦不失明主勤於求賢之意矣宋世如富弼張方平蘇軾轍兄弟皆可謂制科得人之盛而是科之罷且復者不常而葉適著論以為制舉者所謂五十篇之

文泛指古今數陳利害其言泛雜見者厭視聞者厭聽士之猥多無甚今世挾無以大相過之實而冒不可加之名朝廷所以汲汲而求之者乃為譏笑之具蘇軾亦自言所謂以口舌得官要而論之則因災變而訪求闕政民所疾苦未嘗須設是科也猶有無所負而自衒鬻者乃制科之弊則又不惟其能直言極諫切指時務而以發問題目出處顛倒句讀竄伏首尾傲天下以所不知而博習強

記者又先聚僻書揣摩綴拾其題目出處以便于淺學之士如是則雖天子親策之再三策之亦未見其必異才矣抑何其戾于古哉

以上賢良

隋煬帝始建進士科

臣按進士一科雖始于隋而其名則王制所謂大樂正論造士之秀者以告于王而升諸司馬曰進士者也唐因隋舊其科目繁多而秀才明經進士

三科為特著其後秀才一科既廢又復而士族所向惟明經進士兩科又其後則恥于為明經而榮于成進士蓋其名甚古其制則累代相沿損益可知于今為烈矣

唐武后天授元年二月策問貢士於洛陽城貢士殿試自此始

馬端臨曰殿前試士始于唐武后然唐制以考功郎中任取士之責后不過下行其事以取士譽非于考

功已試之後再試之也開元以後始以禮部侍郎知貢舉送中書門下詳覆然惟元和間錢徽知貢舉宰相段文昌言其取士不公覆試多不中選徽坐免官長慶以後則禮部所取士先詳覆而後放榜則雖有詳覆之名而實未曾再試矣五代以來所謂詳覆者間有升黜宋乾德六年命中書覆試則以疑陶穀之子不能文而中選故覆之亦未甞別為之升黜至開寶六年李昉知舉放進士後下第人徐士廉等打鼓

論榜上遂於講武殿命題重試御試自此始然于昉等所取十一人內只黜武濟川一人餘十人則高下一依元次而續取到二十六人附名在後然則是年雖別試而共為一榜亦未嘗有省試殿試之分也至八年覆試禮部貢院合格舉人王式等于講武殿內出試題得進士三十六人而以王嗣宗為首王式者禮部所定合格第一人則居其四自是始有省試殿試之分省元狀元之別云

臣按武后之殿試乃後世之省試直于殿陛之間行考功員外郎之事耳至開寶八年而省試殿試始判為二名次升降不同遂有省元殿元之别然而東漢左雄議改察舉之法所謂試之公府而覆之端門者則固已有覆試之事矣惟殿庭與端門差異自嘉祐二年以後方令禮部所奏進士俱免黜落蓋天子臨軒策問第其甲乙而無所去取于其間斯于延攬草茅之士委任鑑衡之臣兩得之

矣

肅宗乾元初中書舍人李揆兼禮部侍郎言主司取士多不考實徒峻其隄防索其書策深昧求賢之意及試進士文章日于庭中設五經諸史及切韻本于牀而引貢士謂之曰大國選士但務得材經籍在兹請恣尋檢舒元輿舉進士見有司鈎校苛切既試尚書雖氷炭脂炬飱具皆人自將吏一唱名乃得入列棘圍席坐廡下因上書言古貢士未有輕于此者且宰相公卿由此出

而有司以隸人待之羅棘遮絶疑其爲奸又非所以求忠直也

洪邁曰唐穆宗長慶元年錢徽知舉放進士鄭朗等三十人後以段文昌言其不公詔中書舍人王起知制誥白居易重試白有奏狀論此事大略云伏料自欲重試進士以來論奏者甚衆蓋以禮部進士例許用書策兼得通宵得通宵則思慮必周用書策則文字不錯昨重試之日書策不容一字木燭只許兩條

迫促驚怳幸皆成就若比禮部所試事較不同乃知

唐試進士許挾書及見燭

臣按唐時科場條例如此五代以後雖有挾書之

禁而不捜索宋大中祥符五年以貢院監門官以

諸科舉人挾書為私悉解衣閲視失取士之體亟

令止之又試進士題目具經史所出摹印給示蓋

善屬文者檢閲不厭其詳苟不善文雖檢閲要為

無益惟明經則專取其記問通悉或以下文對或

以註疏對自不得不嚴其挾書之禁耳宋制御試不給燭亦以殿陛之間自有火禁景德三年乃詔進士就試不許繼燭也又唐人考校無糊名之法得以兼收譽望宋初淳化三年蘇易簡知舉殿試始令糊名考校自陳彭年晁迥更定條制封印卷首杜絶請託禮部糊名始於彭年其後遂置謄録院關防既密而史言其所寘甲科多非人望然寸晷之文固不足以定生平之優劣而糊名之法苟

以絶奔競之風則可如曰其無情如造化至公如權衡不可易之制則夫子所謂舉爾所知人其舍諸者其義何居

代宗廣德元年禮部侍郎楊綰上疏以為古之選士必取行實近世專尚文辭自隋煬帝始制進士科猶試策而已至高宗時考功員外郎劉思立始奏進士加雜文明經加帖括從此積弊轉而成俗朝之公卿以此待士家之長老以此訓子其明經則誦帖括以求僥倖又舉

人皆令投牒自應如此欲其返淳朴崇廉讓何可得也
請令縣令察孝廉取行著鄉閭學知經術者薦之於州
刺史考試升之於省任各占一經朝廷擇儒學之士問
經義二十條對策三道上第即註官中第得出身下第
罷歸上命諸司通議給事中李栖筠左丞賈至京兆尹
嚴武並與綰同至議以為試學者以帖字為精通考文
者以聲病為是非風流頹敝誠當釐改然自東晉以來
人多僑寓士居鄉土百無一二請兼廣學校保桑梓者

鄉里舉焉在流寓者庠序推焉敕禮部具條目以聞綰又請置五經秀才科秀才問經義二十條對策五道或以為明經進士行之已久不可遽改事雖不行識者是之

臣按楊綰之議不能行之於唐代宗之時而王安石之議行之於宋神宗之世其所見則同也其後文宗常患士不通經術李德裕請依綰議進士試論議不試詩賦元翰林學士王惲亦嘗上奏成宗

謂宜行綰法令州郡察其孝友信行而通經學者
州府試通所習經業貢於禮部問經義十條對時
務策三道皆通為上第其經義通八策通二為中
第其孝經論語孟子兼為一經夫識者既是綰而
獨訾安石顧第弗深考也
宋太宗太平興國二年帝親試禮部舉人初太祖幸洛
陽張齊賢以布衣獻策條陳十事四說稱旨齊賢堅執
其餘策皆善太祖怒令武士拽出之及還語帝曰我幸

西都惟得一張齊賢我不欲爵之以官異時可使輔汝為相也至是齊賢亦在選中有司失於掄擇寘於下第帝不悅故一榜自呂蒙正以下盡賜進士及第又詔禮部閱其十五舉以上及諸科一百八十四人並賜出身召邢昺升殿講師比二卦又問以羣經發題帝嘉其精博擢九經及第又九經七人不中格帝憐其老特賜同三傳出身凡五百餘人皆賜綠袍鞾笏錫宴開寶寺自為詩二章賜之謂侍臣曰朕欲博求俊彥於科場中非

敢望拔十得五止得一二亦可為致治之具矣

臣按太宗時惟太平興國二年淳化二年科目恩數最為優渥蓋太宗寤寐英賢如恐不及時出特恩以示奬勵故累科授官之崇卑分甲人數之多少初無一定之例臣觀太宗之言云欲博求俊彥於科場中非敢望拔十得五止得一二亦可為致治之具信斯言也豈獨區區偏私於齊賢一人哉

神宗熙寧四年更定科舉法從王安石議罷詩賦及明

經諸科專以經義論策試士時詔議科舉咸謂宜變法便蘇軾獨上議曰得人之道在於知人知人之法在於責實使君相有知人之明朝廷有責實之政則胥吏皂隸未嘗無人雖因今之法臣以為有餘使君相不知人朝廷不責實則公卿侍從尚患無人況學校貢舉乎雖復古之制臣以為不足夫時有可否物有興廢使三代聖人復生於今其選舉亦必有道何必由學乎且慶歴固嘗立學矣天下以太平可待至於今惟空名僅存今

陛下必欲求德行道藝之士責九年大成之業則將變
今之禮易今之俗又當發民力以治宮室斂民財以養
游士置學立師而又時簡不帥教者屏之遠方徙為紛
紛其與慶歴之際何異至于貢舉或曰鄉舉德行而略
文章或曰專取策論而罷詩賦或欲舉唐故事采譽望
而罷彌封或欲變經生帖墨而考大義此數者皆非也
夫欲興德行在于君人者脩身以格物審好惡以表俗
若欲設科立名以取之則是教天下相率而為偽也上

以孝取人則勇者割股怯者廬墓上以廉取人則敝車羸馬惡衣菲食凡可以中上意者無所不至自文章言之則策論為有用詩賦為無益自政事言之則詩賦論策均為無用然自祖宗以來莫之廢者以為設法取士不過如此也

王安石言于帝曰今人材乏少且其學術不一異論紛然不能一道德故也欲一道德則當修學校欲修學校則貢舉法不可不變若謂進士科詩賦亦多得人自緣

仕進别無他路其間不容無賢若謂科法已善則未也
今以少壯之士正當講求天下正理乃閉門學作詩賦
及其入官世事皆所未習此科法敗壞人材致不如古
既而中書門下又言古之取士皆本學校道德一于上
習俗成于下其人材皆足以有為于世今欲追復古制
則患于無漸宜先除去聲律偶對之文使學者得專意
經術以俟朝廷興建學校然後講求三代所以教育選
舉之法施之天下則庶幾可以復古矣于是改法罷詩

賦帖經墨義士各占治易詩書周禮禮記一經兼論語孟子每試四場初本經次兼經大義凡十道次論一首次策三道禮部試即增二道中書譔大義式頒行試義者須通經有文采乃為中格不但如明經墨義麄解章句而已其殿試則專以策限千字以上分五等第一等二等賜進士及第第三等賜進士出身第四等賜同進士出身第五等賜同學究出身

王安石以所訓釋詩書周禮三經上進帝謂之曰今談

經者人人殊何以一道德卿所著經其以頒行使學者
歸一遂頒于學官號曰三經新義一時學者無不傳習
有司純用以取士安石又為字說二十四卷學者爭傳
習之自是先儒之傳註悉廢矣
臣按柳宗元送蔡秀才序言今世尚進士故天下
舉歸之而且更其科以為得異人乎無也惟其所
尚又舉而從之尚之以孝弟孝弟猶是人也尚之
以經術經術猶是人也姚康撰科第錄序言以孔

顏為心雖日視淫靡莫能遷其操以桀跖為心雖日聞仁義莫能治其性若膺鄉舉里選亦此流也若搜茂材異行亦此流也則何必目秀才為樸名進士為薄耶此二說與蘇軾之論皆可謂之辯矣要之未為知本也鄉舉里選之制不行庠序學校之教不立而欲致治于三代之盛未有能然者俱為無益而其尤甚者非詞賦聲耦之文乎講先王之遺文以致知格物舍經術其奚從乎善乎司馬

光之言曰取士之道當先德行後文學就文學言之經術又當先于詞章神宗專用經義論策取士此乃復先王之令典百王不易之法但安石不當以一家私學欲蓋先儒也自熙寧四年始罷詞賦專用經義取士凡十五年至元祐元年復詞賦與經義並行至紹聖元年復罷詞賦專用經義凡三十五年至建炎二年又兼用經賦蓋熙寧紹聖則專用經而廢賦元祐建炎則雖復賦而未嘗不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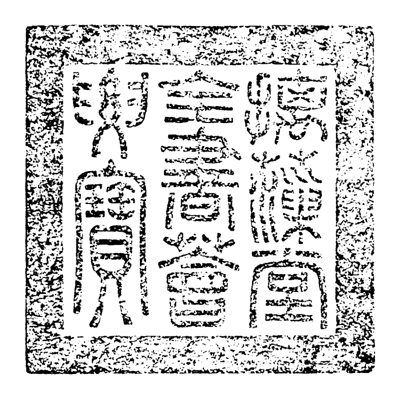
經而朱熹私議嘗欲罷詩賦而分諸經子史時務之年使治經者必守家法答義者必通貫經文條舉衆說而斷以已意有司命題必依章句以為如是則士無不通之經史而皆可用于世蓋經賦之得失得二臣之論而判然矣然其得人與否則又在于主司之學行焉主司既賢且才而所取又賢且才也淵源變化必有以成數十年之風氣而充于庶職亦遂以共數十年之治功故國家之善敗

未始不由此也說者謂有司命題苟簡或執偏見臆說互相背馳或發策用事訛舛故士子眩惑莫知適從才者多致見遺所取之士既不精數年之後復俾之主文柄是非顛倒逾甚時謂之謬種流傳復容情任意不學之流往往中第而舉人之弊不可勝言矣載攷明經一科熙寧四年始廢然自李唐相沿重進士輕明經進士試時設香案禮拜供帳甚盛明經試時設棘監守防閑甚密故時人

有焚香取進士嗔目待明經之語由進士者往往皆至顯人由明經者往往不過學究之類則亦士之不能為進士之文者為之耳故惟五代干戈搶攘之際士失其業而明經乃多于進士也令之歲貢號為明經則異是蓋其廩餼膠庠困頓場屋輪年挨次使不致終于遐棄略如宋之十五舉以上並賜本科出身抑又失厥初立法之本旨矣初制必取資性純厚學業有成年二十方許及中式者發國子監不中式者罰充吏

以上進士明經

御定孝經衍義卷六十二



覆校官編修臣項家達
校對官檢討臣郭　寅
謄錄監生臣陳　熙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經部

御定孝經衍義卷六十三 四

詳校官主事銜臣徐以坤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二千八百四十九 經部

御定孝經衍義卷六十三

天子之孝

論官材

銓選附

書皐陶謨皐陶曰亦行有九德亦言其人有德乃言曰載采采禹曰何皐陶曰寛而栗柔而立愿而恭亂(治也)而敬擾而毅直而温簡而廉剛而塞彊而義彰(明也)厥有常

吉哉

孔頴達疏曰寛弘而能莊栗和柔而能立事慤愿而能恭恪治理而能謹敬和順而能果毅正直而能温和簡大而有廉隅剛斷而能實塞彊勁而合道義人性不同有此九德

陸九淵曰臯陶論知人之道曰亦行有九德亦言其人有德乃言曰載采采乃是謂必先言其人之有是德然後乃言曰某人有某事葢德則根乎其中達乎

其氣不可僞爲若事則有才智之小人可僞爲之故行有九德必言其人有德乃言曰載采采然後人不可得而廋也臣匯也

臣按臯謨言彰厥有常吉哉立政言庶常吉士蓋不特一二事之善可以僞爲德而不常亦矯飾矣故觀人者觀其常所謂不於其所勉而于其所忽也周官言無載爾僞亦此義矣此非書之于比閭族黨州鄉別之以秀選俊造進固不能一旦而得

其實也乃欲以頃刻周旋之地負其人倫之鑒哉

益稷敷納以言明庶以功

陳大猷曰納言或以言揚明功或以事舉也

臣按舜典言敷奏以言明試以功此文易奏爲納易試爲庶者待諸侯與待黎獻之不同于諸侯驗其已然之效于黎獻責其將然之效也自下而奏上故言奏下陳而上納故言納諸侯以黜陟爲重故言試黎獻以多得爲盛故言庶考績與求賢官

人之異也

周官推賢讓能庶官乃和不和政龎雜亂也舉能其官惟爾之能稱非其人惟爾不任

陳經曰人能推讓樂善故也不能推讓忌嫉故也九官相讓衆賢和朝范宣子讓其下皆讓晉悼公使之將中軍讓荀偃其下韓起讓趙武欒黶讓韓起安有不和者我忌嫉人人必忌嫉我交相忌嫉何有於和

董鼎曰因所舉之賢否益足以見我之賢否則推人

之賢乃我之賢也讓人之能乃我之能也

臣按此已是舉主連坐之條矣因所稱舉之賢否益知其人之賢否適所以成推讓之風也古之人觀人以常德則無矯飾于初變節于後之患而能其官與非其人亦祇從所推讓之官而言謂某人堪某官要當以考績爲斷限非遷轉之後舉主始終保任也虞廷九官皆讓而益稷言誰敢不讓蓋讓則實讓非如後世之制授訖三日例舉一人自

代僅爲虛文也然而夫子存羊愛禮則虛文未爲
無庸時皆不讓習以成俗一人獨讓乃爲立異使
賢明之士知讓賢爲貴有欲讓之心而格于功令
之所不許爲可惜也

論語無求備于一人

臣按先王教士所以責成之者甚備而升諸司馬
以後乃有德進事舉言揚曲藝之分葢用人之長
而去其所短先王之忠厚也及其分職受任則有

終身于是官者觀帝舜即眞之後禹宅百揆而仍行司空之事若近代之法則一人之身當遍歴九官而後宅揆矣惟舜則歴試以事如徽五典是掌教敘百揆是作相賔四門又兼四岳納大麓下攝山虞聖人功化神速一人而備衆人之能固不得懸以為常格也周典分六卿而各率其屬正所以無求備于一人也故當禽父魯公立國之初而告誡之如此

孟子國君進賢如不得已將使卑踰尊疏踰戚可不慎與

朱熹集註曰如不得已言謹之至也葢尊尊親親禮之常也然或尊者親者未必賢則必進疏遠之賢而用之是使卑者踰尊疏者踰戚非禮之常故不可不謹也

左右皆曰賢未可也諸大夫皆曰賢未可也國人皆曰賢然後察之見賢焉然後用之

輔廣曰所謂察之則必因言以察其心考迹以察其用如孔子之視所以觀所由察所安然後能親見其賢否之實從而用舍之則于賢者非徒知之知之必深而無所疑非徒任之任之必重而不可易至於不才亦不容以幸進矣

臣按漢武帝元封五年以名臣文武欲盡詔州郡察吏民有茂材異等可爲將相及使絶國者先是汲黯常諌帝曰陛下求賢甚勞未盡其用輙已去

之臣恐天下賢才將盡陛下誰與爲治乎至是而黯之說驗也於是詔下而無有應者卒乃得霍光金日磾以受遺蓋末年亦創若時而留意儲才矣然所謂如不得已者非吝惜爵禄也參之以大公而要之于獨斷知其賢斯任之勿貳矣若項籍之印刓弊而不予與夫郭祚之爲吏部尚書銓授稽滯有此人便已貴矣之說是豈得言愼哉

漢元帝永光元年詔丞相御史舉質樸淳厚謙遜有行

者光禄歲以此科第郎從官

臣按漢初惟有孝廉及賢良方正二科至是增質樸淳厚謙遜有行爲四也其初但已仕未仕皆得舉而此則每歲以是考第郎從官之賢否蓋科目之與銓選出于一途使士於其入官之後而不變其未達之所守其法之近古而甚善者乎詞章之學蓋無所用于政事而舍詞章則又無以爲進取其爲科舉之文則又詞章之卑近者士于既仕之

後不啻棄之如敝屣而後之所為政事者亦不過
簿書期會而已而區區以試士屬之禮部以選人
屬之吏部所取者未足為用而所以用之者非其
所以取之也法雖嚴令雖密果何益哉
魏文帝黃初元年立九品官人之法州郡皆置中正初
陳羣以吏部不能審覈天下之士故令郡國各置中正
州置大中正皆取本土之人任朝廷官德充才盛者為
之使銓次等級以為九品有言行修著則升之道義虧

缺則降之吏部憑之以補百官行之浸久中正或非其人姧弊日滋晉尚書左僕射劉毅上疏曰今立中正定九品高下任意榮辱在手操人主之威福奪天朝之權勢公無考校之負私無告訐之忌用心百態營求萬端廉讓之風滅爭訟之俗成臣竊為聖朝耻之蓋中正之試于損政有八高下逐強弱是非隨興衰一人之身旬日異狀上品無寒門下品無勢族一也署州郡者本取州里清議咸所歸服將以鎮異同一言議也今重其任

而輕其人使駮違之論横于州里嫌讐之隙結於大臣二也本立格之體爲九品者謂才德有優劣倫輩有首尾也今乃使優劣易地首尾倒錯三也陛下賞善罰惡無不裁之以法獨置中正委以一國之重曾無賞罰之防又禁人不得訴訟使之縱横任意無所顧憚諸受枉者抱怨積直不獲上聞四也一國之士多者千數或流徙異邦或給事殊方面猶不識况盡其才而中正知與不知皆當品狀采譽于臺府納毁于流言任己則有不

識之弊聽受則有彼此之偏五也凡求人才欲以治民今當官著効者或附卑品在官無績者更獲髙叙是為抑功實而隆空名長浮華而廢考績六也凡官不同事人不同能今不狀其才之所宜而但第為九品以品取人或非才能之所長以狀取人則為本品之所限徒結白論而品狀相妨七也九品所下不彰其罪所上不列其善各任愛憎以植其私天下之人焉得不懈德行而銳人事八也由此論之職名中正實為姦府事名九品

而有八損古今之失莫大於此愚臣以爲宜罷中正除九品棄魏氏之敝法更立一代之美制大尉汝南王亮司空衞瓘亦上疏曰魏氏承喪亂之後人士流移考詳無地故立九品之制粗具一時選用之本耳今者九域同規大化方始臣等以爲宜皆蕩除末法咸用土斷自公卿以下以所居爲正無復懸客遠屬異土盡除中正九品之制使舉善進才各由鄉論則華競自息各求于己矣武帝雖善其言而終不能改也

馬端臨曰九品中正之官設之于州縣是即鄉舉里選之遺意然未仕者居鄉有德行之善惡所謂品也既仕者居官有才能績効之優劣所謂狀也品則中正可得而定狀則非中正可得而知今欲為中正者以其才能之狀著于九品則宜其難憑要知既入仕之後朝廷自合别有考課之法而復以中正所定之品目第其升沉拘矣況中正所定者又未必允當乎

臣按州郡之立中正以本土之人而論本土人士

之優劣此與古之鄉舉里選不甚背馳也然而考
之周官王制則古之法密而後之法疏古之法公
而後之法私矣古者自五家爲比以至于萬二千
五百家爲鄉命卿爲鄉大夫鄉內之民有賢行者
則行鄉飲酒之禮而賓興之中正之立蓋與鄉大
夫相似然古之所以書其德行道藝者則自五家
爲比五比爲閭四閭爲族五族爲黨五黨爲州五
州爲鄉節次相承考校不異然後舉之非如中正

但一人之耳目一已之意見也又古者鄉所升之士則爲凡民之雋異而敎之于大學之中未即官之也必自大樂正所論之秀升諸司馬而後司馬署其所長而使之試守一官其不堪者屏退至于入官之後所以黜陟之者又豈復委之于鄉大夫乎則夫未仕之前尚有成均之敎既仕之後具存考績之格也若夫諸侯之國貢士之制則以所貢之賢否爲慶讓而所建之侯亦中正之比也其爲

辨其論官其材署其所長而屏退其不堪者亦必

自于司馬豈僅以一人之耳目一己之意見爲升

降哉然而古之世胄皆入大學則又不由鄉大夫

之所升論也論者但以中正之黨勢族而抑寒門

而欲復古之鄉舉里選而不思夫鄉里之所選舉

則與勢族無異也或者以鄉里之選舉開寒畯之

路而以中正第門蔭之優劣則可以並行而不悖

也官狀之與鄉評固不可以合而爲一要其入仕

之後亦有休假在籍之時而于其子姓僕隸又可以知其平日之能教約與否則銓選者之不但據官狀而又參之以鄉評亦所以警官邪也又況前史所載如陳壽居喪使女奴丸藥積年沉廢郄詵篤孝以假葬違常降品一等謝惠連以居憂贈郡小吏詩坐廢閻纘孝謹為繼母所誣遂被清議十餘年則中正品目之嚴足以維持名教非淺鮮也

晉武帝以山濤為吏部尚書濤典選十餘年每一官缺

輙擇才資可爲者啟擬數人得詔旨有所向然後顯奏之帝之所用或非舉首衆情不察以濤輕重任意言之于帝帝益親愛之濤甄拔人物各爲題目而奏之時稱山公啓事

臣按晉之山濤王戎並號有知人之鑒濤先後居通塞之地十有餘年其啓事所處分者内則要地外則方面可見當日銓選之權甚重非比後之居是職者雖么麽小吏唯取年勞不簡賢否者也但

濤希帝意旨安得謂之有所權衡今觀其啓事中語如云不審宜爾有當聖旨者否不審有可叅舉者否待有所向然後顯奏則亦帝自用人與濤何與言乎稱職夫豈其然

宋孝武帝不欲權在臣下分吏部尚書置二人以都官尚書謝莊度支尚書顧覬之爲之

裴子野曰官人之難尚矣居家視其孝友鄉黨察其誠信出入觀其志義憂難取其智謀煩之以事以求

其理臨之以利以察其廉周禮始于學校論之州里告諸六事而後貢于王庭其在漢家州郡積其功能三府舉爲掾屬三公參其得失尚書奏之天子一人之身所閲者衆故能官得其材鮮有敗事魏晉易是所失弘多夫厚貌深衷險如谿壑擇言覲行猶懼弗周況今萬品千羣俄析乎一面庶僚百位專斷于一司於是囂風遂行不可抑止干進務得兼加諂凟無復廉耻之風謹厚之操官邪國敗不可紀綱假使龍

作納言舜居南面而治致平章不可必也况後之官人者哉

臣按分曹爲兩徒欲輕其權特不思夫其權愈輕而其流極則有勘簿呼名之弊反不如啓事之所甄拔矣夫以選曹之權重則于人有激揚進退可以責其知人官材之效也在人主則愼擇冢卿而已安在分其權乎

魏孝文帝與羣臣論選調曰近世高卑出身各有常分

此果何如李冲對曰未審上古以來張官列位爲膏粱子弟乎爲致治乎帝曰欲爲治耳冲曰然則陛下何爲專取門品不拔才能乎帝曰茍有過人之才不患不知然君子之門借使無當世之用要自德行純篤朕故用之冲曰傅説吕望豈可以門地得之帝曰非常之人曠世乃有一二耳祕書令李彪曰陛下若專取門地不審魯之三卿孰若四科著作佐郎韓顯宗曰陛下豈可以貴襲貴以賤襲賤帝曰必有高明卓然出類拔萃者朕

亦不拘此制頃之劉昶入朝帝謂昶曰或言唯能是寄不必拘門朕以爲不爾何者清濁同流混齊一等君子小人名器無别此殊爲不可我今八族當時貴族以上士人品第有九九品之外小人之官復有七等若有其人可起家爲三公正恐賢才難得不可止爲一人渾我典制也

司馬光曰選舉之法先門地而後賢才此魏晉之深弊而歴代相因莫之能改也夫君子小人不在于世

祿與側微以今日視之愚智所同知也當是之時雖
魏孝文之賢猶不免斯弊故夫明辨是非而不惑于
世俗者誠鮮矣

臣按古之貴遊子弟教之于國學所以簡稽之者
甚嚴則其成才者必多矣然而春秋譏世卿書言
世祿之家鮮克由禮何哉兩漢名臣由父兄任者
班班可考矣然而董仲舒之對策曰選多出乎郎
中中郎吏二千石子弟未必賢也王吉言舜湯不

用三公九卿之世而舉臯陶伊尹不仁者遠今使俗吏得任子弟率多驕驁不通古今至于積功治人亡益于民此伐檀所為作也則自漢之言任子不便者已然也至魏晉以後則九品所取大槩以世家為主其間雖或辟名或舉孝廉而其人則必貴冑也至唐宋則門蔭入仕厥惟恩澤不由科目與辟名矣二三君子蓋嘗惡其濫而思革其弊卒亦未能盡去也通而論之唐宋之恩蔭不如魏晉

之門地魏晉之門地不若兩漢之任子何以言之謂之曰任則其父兄有保任之責也昔祈奚舉午內不避親在父兄有知子弟之明則任之可

奚之子

矣劉向得淮南鴻寶書爲黃金致其父得惡謚事發相重孰肎任其不才子弟哉且漢之以父兄任者爲郎備宿衛執戟殿陛自其少時朝夕人主左右與聞公卿議論中郎將以兵法部屬之而淳厚有行者光禄勲歲課第之實本周官之遺意然則

世胄入官之途魏晉唐宋失之彌甚惟兩漢為近

古歟

魏殿中尚書崔亮為吏部尚書亮奏為格制不問士之賢愚專以停解月日為斷沈滯者皆稱其能亮甥司空諮議劉景安與亮書曰殷周以鄉塾貢士兩漢由州郡薦才魏晉因循又置中正雖未盡美應什收六七而朝廷貢士止求其文不取其理察孝廉唯論章句不及治道立中正不考才行空辯氏姓取士之途不博沙汰之

理未精曷屬當銓衡宜改張易調如何反為停年格以限之天下士子誰復脩勵名行哉亮復書曰汝所言乃有深致吾昨為此格有由而然古今不同時宜須異昔子産鑄刑書以救弊叔向譏之以正法何異汝以古禮難權宜哉洛陽令代人薛琡上書言黎元之命繫于長吏若以選曹唯取年勞不簡能否義均行鴈次若貫魚執簿呼名一吏足矣數人而用何謂銓衡書奏不報後因請見復奏乞令王公貴臣薦賢以補郡縣詔公卿議

之事亦寢其後甄琛等繼亮為吏部尚書利其便已踵

而行之魏之選舉失人自亮始也

東魏以高澄攝吏部尚書始改崔亮年勞之制銓擢賢

能又沙汰尚書郎妙選人地以充之凡才名之士雖未

薦擢皆引致門下與之遊宴講論賦詩士大夫以是稱

之

臣按停年格始于武人入選之後武人入選始于

羽林作亂之餘故答書有云今勲人甚多又羽林

入選武夫倔起而不解書計唯可彍弩前驅指蹤捕噬而已忽令佩組乘軒求其烹鮮之效未常操刀而使剸割又武人至多官員至少不可周溥設令十人共一官猶無官可授况一人兾一官何由不怨哉吾近面執不宜使武人入選請賜其爵厚其禄既不見從是以權立此格限以停年耳然則亮之爲此蓋非得已要之行𩀱貫魚之誚則亦無所解免者也及東魏元象中始革年勞之制而武

大夫參選蠹政害人其弊未除自隋大業八年詔諸
授勲官始不得授文官職事自唐以後則選有文
武而吏部兵部分主之矣
唐高宗總章中定銓注法時承平既久選人益多司列
少常伯裴行儉始與員外郎張仁禕設長名姓歷牓引
銓注之法又定州縣升降官資高下其後遂爲永制無
能革之者大畧唐之選法取人以身言書判計資量勞
而擬官始集而試觀其書判已試而銓察其身言已銓

而注詢其便利已注而唱集衆告之然後類以爲甲先簡僕射乃上(進也)門下(門下省)給事中讀(讀其身言書判便利也)侍郎省(視也)侍中審之不當者駁下既審然後上聞

臣按身謂體貌豐偉言謂言辭辯正書謂楷法遒美判謂文理優長四者皆末也於德行才能何有哉古之取人者未有以身書者也言非辭辯之謂文非判語之謂惜乎簡之僕射上之門下給事中讀侍郎省侍中審而僅區區四者之間而已也然

而猶有慎重周詳之意焉非徒計資量勞爲也若後世則惟以資勞而已葢每變而愈輕而于古之論官才之意愈遠矣

時魏元同爲吏部侍郎上言銓選之弊以爲人君之體當委任而責成功所委者當則所用者自精矣故周穆王命伯冏爲大僕正曰慎簡乃僚是使羣司各求其小者而天子命其大者也乃至漢氏得人皆自州縣補署五府辟名然後升于天朝自魏晉以來始專委選部以

天下之大士人之衆而委之數人之手用刀筆以量才按簿書而察行借使平如權衡明如水鏡猶力有所竭照有所窮況所委非人而有愚闇阿私之弊乎願畧依周漢之規以救魏晉之失疏奏不納

臣按當時之制尚書舉其大者侍郎銓其小者雖一命以上州郡無復辟署矣自隋以前六品以下官猶得長官自謂辟召也史稱隋開皇中牛弘爲吏部尚書選舉先德行而後文才務在審愼雖

致停緩其所進用並爲稱職則選人之通塞猶係于銓曹之藻鑑也裴行儉之法見謂慎詳而其所審駁者身言書判非惟不先德行抑且無與文才

自是周漢之規遂不可復云

明皇以裴光庭兼吏部尚書先是選司注官惟視其人之能否或不次超遷或老于下位有出身二十餘年不得祿者又州縣亦無等級或自大入小或初近後遠皆無定制光庭始奏用循資格各以罷官若干選而集各以

謂下文官高者卑者也罷官謂罷劇就閒者也若干數未定之辭不拘多少爲一選聚集而銓注也官高者選少卑者選多無問能否選滿即注限年躡級毋得踰越非負譴者皆有升無降其庸愚沈滯者皆喜謂之聖書而才俊之士無不怨歎宋璟爭之不能得光庭又令流外行署亦過門下省審

臣按停年格始于後魏本緣武人入選者多爲之節級也至裴光庭則遂以此爲用人之法矣天下固庸碌者衆而英特者少所以後世便之而莫之

能改也夫舉善以勸不仁自遠有知人之明而處
進賢退不肖之任安在其必循規矩蹈繩墨以求
寡過哉

後唐明宗天成二年制選人或因違地干戈私門事故
遂至過格今後如過格十年外不在赴集之限又據長
定格選人中有隱憂者殿五選人倫之貴孝道為先既
有負于尊親定不公于州縣有傷風化須峻條章今後
諸色官員內有隱憂冒榮者勘責不虛終身不齒其入

仕告敕並付所司焚毀

臣按過格之令所以防僞濫又特爲隱憂一項峻

厥章固教孝之一端也

宋真宗景德元年詔内外羣官所保舉人亦有中道變

遷但或不令言上必恐負累滋多宜令比類並許陳首

當懲責其人特免連坐

四年又令舉官所舉差遣本人在所舉任内犯贓即用

連坐之制其改他任犯贓元舉主吏不連坐

哲宗元祐元年立十科舉士法舊制銓注有格槩拘以法法可以制平而不可以擇才故令內外官皆得薦舉其後被舉者既多除吏愈難神宗即位乃革去奏舉而槩以定格於是內外舉官法皆罷但令吏部審官院參議選格及帝即位左司諫王巖叟言其不便遂復內外舉官法司馬光奏曰為政得人則治然人之才或長於此而短於彼雖臯夔稷契各守一官中人安可求備故孔門以四科論士漢室以數路得人若指瑕掩善則朝

無可用之人茍隨器指任則世無可棄之士臣備位宰相職當選官而識短見狹士有恬退淹滯或孤寒遺逸豈能周知若專引知識則嫌於私若止循資序未必皆才莫若使有位達官各舉所知然後克叶至公野無遺賢矣欲乞朝廷設十科取士一曰行義純固可爲師表科有官無官人皆可舉二曰節操方正可備獻納科舉有官人三曰智勇過人可備將帥科舉文武有官人四曰公正聰明可備監司科舉知州以上資序五曰經術

精通可備講讀科有官無官人皆可舉六曰學問該博可備顧問科同經術舉人七曰文章典麗可備著述科同經術舉人八曰善聽獄訟盡公得實科舉有官人九曰善治財賦公私俱便科舉有官人十曰練習法令能斷請讞科舉有官人應職事官自尚書至給事中中書舍人諫議大夫寄禄官自開府儀同三司至大中大夫職自觀文殿大學士至待制每歲須於十科内舉三人仍具狀保任中書置籍記之異時有事須材即執政按

籍視其所嘗被舉科格隨事試之有勞又著之籍內外官闕取嘗試有效者隨科受職所賜告命仍具所舉官姓名其人任官無狀坐以謬舉之罪所貴人人重慎所舉得才

臣按熙寧中罷諸司之薦舉付銓選于吏部蓋欲以示至公而絕倖門及元祐初司馬光秉政則又請設十科舉士之法嚴謬舉之罪載攷蘇軾策別有云天下之吏不可以人人而知也故使長吏舉

之又恐其舉之以私而不得其人也故使長吏任之他日有敗事則以連坐其過惡重者其法均且夫人之難知堯舜病之矣今日為善而明日為惡猶不可保況于十數年之後其幼者已壯其壯者已老而猶執其一時之言使同被其罪不已過乎天下之人仕而未得志也莫不勉強為善以求舉惟其已改官而無憂是故蕩然無所不至今之世所以重發贓吏者何也夫吏之貪者其始必詐廉

以求舉舉者皆王公貴人其下者亦卿大夫之列以身任之居官莫不愛其同類等夷之人故其樹根牢固而不可動連坐者常為六七人甚者至十餘人如盜賊貨劫良民以求茍免耳為法之弊至於如此蓋保舉一事二人之所見又不同如此要之夫子告仲弓以舉爾所知譏臧文仲竊位而美公叔文子同升則夫以人事君進賢受賞其來古矣至於連坐之條固不可以不嚴而景德元年有

並許陳首之詔四年有改任犯贜舉主更不連坐之詔又人才難以求備故司馬光分為十科隨器授任其保狀則云臣切見其人有何行能臣今保舉堪充其科如蒙朝廷擢用後不如所舉及犯入己贜臣甘伏朝典不辭所謂不如所舉如舉行義純固而違犯名教之類此亦不過指其一行之善苟無所見何以為舉主於一行之善而不能保其將來則不知夫何所見而舉之也坐之以罪宜矣

其犯贜一條如景德詔則亦只在所舉任内雖其人中懐未能精白純一或亦勉而爲廉以期不負所舉然則蘓軾之論誠見于一偏也司馬光又言朝廷執政只八九人若非交舊無以知其行能不惟涉徇私之嫌兼所取至狹豈足以盡天下之賢才若採訪毀譽則愛憎毀譽情偽萬端與其聽游談之言曷若使之結罪保舉故臣奏設十科以舉士其中一科公正聰明可備監司臣誠知請屬挾

私所不能無但有不如所舉者嚴加譴責無所寬宥則今後自然謹擇不敢妄舉矣詔皆從之

朱熹曰方今朝廷只消置一相三叅政兼六曹樞密可罷如此則事易達又如宰相擇長官長官却擇其寮今銓曹注擬小官繁劇而又不能擇賢每道只令監司差除亦好每道仍只用一監司

又曰朝廷只當擇監司太守自餘幕職縣官容他各辟所知方可責成天下須是放開做使恢恢有餘地

臣按文獻通考徐氏曰公府之有辟命自西京則然東漢之世公卿尤以辟士相高卓茂習詩禮爲通儒而辟丞相府史蔡邕少博學好詞章而辟司徒橋元府周舉博學洽聞爲儒者宗而辟司徒李郃府又有五府俱辟如黄瓊者四府並命如陳紀者往往名公鉅卿以能致賢才爲高而英才俊士以得所依乘爲重是以譽望日隆名節日著而一洗末世茍合輕就之風馬端臨曰兩漢二千石長

吏皆可以自辟曹掾而所辟大槩多取所管屬賢士之有才能操守者葢必如是乃能知閭里之奸邪黔庶之休戚故治狀之顯著常必由之後世長吏既不與之以用人之權而士自一命以上不使之效職顯能於本土士之賢者亦以隱情惜己不與郡府之事爲髙而與郡守縣令共治其民者則皆凶惡貪饕舞文悖理之胥吏大率皆本土人也竊以穆王命冏伯以慎簡乃僚與夫周禮之長官

辟除府史非必三代行之兩漢亦行之矣何獨至於唐已後而不可行乎惟其束縛於文法拘泥於嫌疑而銓衡之地亦無所用其人倫之鑒其於分職授政任功則苟以資格爲次序而其人亦自詭於必得而未見其有報稱知遇之心其爲治如兩漢之盛時亦已鮮矣安望其幾於三代哉

以上銓選

御定孝經衍義卷六十三